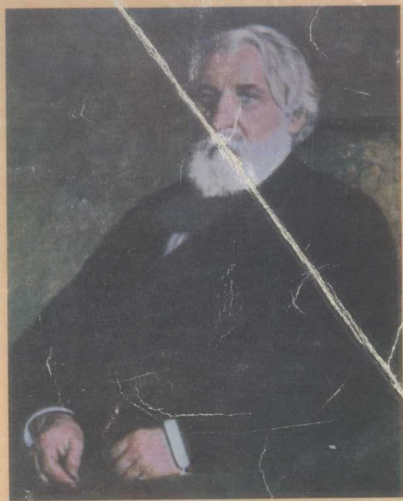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经典名著系列

世界名著宝库



父与子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世界名著宝库

第十五卷

父 与 子

〔俄〕屠格涅夫 著
周 磊 译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“怎么，彼得，还没影儿吗？”问这话的是位四十来岁的老爷。他没戴帽子，裹着件蒙尘的大衣，穿一条方格眼儿的裤子，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日那一天从××大道旁的马车店里走出来，站在门口低矮的台阶上，问他的仆人。仆人是年轻小伙子，大脸盘，下巴处刚长出浅色的茸毛，瞪着一双颜色浑浊的小眼。

年轻人的一切，包括耳根上的青玉环子，颜色深浅不等、涂了油的头发和那恭敬从命的样子，一句话，都反映出他属于受过新法教育的一代。他顺着主人的意思，瞧了瞧大道，回答道：“是的，还没影儿。”

“没见影儿？”老爷追问了一句。

“没见。”仆人答道。

老爷叹了口气，坐到露椅上。趁他收腿坐着、一边打量四周、一边进入沉思状态的时候，且让我来给读者作些介绍。

他姓基尔萨诺夫，名和父名为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。距这马车店十五俄里有他一个蓄有二百农奴的经营得很不错的庄园，或者如他所说，自从把土地分租给农民以后，办了个二千俄亩的“农场”。他父亲是位曾参加过一八一二年战争的将军，通晓文墨，是那种虽粗鲁然而却不狠毒的俄罗斯人，碌碌戎马一生，开始指挥一个旅，后来指挥一个师，常驻外省，由于他的官阶，在驻地倒也有点儿名望。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出生在俄罗斯南方，同他哥哥帕维尔（下文将要提及）一样，十四岁前是在家中受的教育，处于平庸的家庭教师、举止放肆却善于奉迎拍马的副官和团队司令部属僚的簇拥之中。他母亲娘家姓科利亚津，闺名 Agathe，成为将军夫人之后，便称作阿加福克利娅·库兹米尼什娜·基尔萨诺娃。这位“官太太”戴华丽的小帽，穿呱呱叫的锦缎，在教堂里做弥撒时总是第一个抢上前去吻十字架，说话粗声粗气而且没完没了，早上让孩子吻手问安，睡前她向孩子祝福道别，一句话，日子过得称心如意。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虽为将门之子但并不具备将门之子所特有的气质，不但缺少应有的虎气，而且还得了个“胆小鬼”的浑名。本来，他应该像他哥哥帕维尔那样参军从戎。但就在任命到达的那一天把腿跌伤了，因而在床上躺了两个月，但伤并未完全养好落成个“跛脚”。父亲见没指望，便让他改走仕途。十八岁刚满，便送他去彼得堡上了大学。恰好他哥哥此时升职当上了近卫团的军官，这样年轻的兄

弟俩合租一套房，在他们堂舅伊利亚·科利亚津，当时的一位显贵的照顾下生活。父亲把他们安顿好后回到他的师团和他夫人那里，平时难得给他们写信，即使写信，四开灰报纸上也是由文书代笔的斗大字体，只在信的结尾才签上“彼奥得·基尔萨诺夫少将”并在签字的四周添上“蔓叶花笔”。一八三五年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取得学士学位从大学毕业，同年基尔萨诺夫将军由于他的队伍检阅成绩不佳被撤职，遂偕同夫人来彼得堡居住。他本打算在塔夫里斯基花园附近租幢房子，并且计划加入英国俱乐部，不想突然中风，离世而去。阿加福克利娅·库兹米尼什娜哪受得了在首都寂寞孤居、闭门谢客的生活，终日郁郁寡欢，不久也继之去世。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当双亲健在时违背二老心愿，爱上了房东——公务员普列波洛温斯基的女儿玛丽娅。这是一位所谓“思想开明”的美丽姑娘，常常研读杂志中“科学栏目”的严肃文章。服丧一满，他就和玛丽娅结了婚，甘心舍掉父亲为他谋到的御产司官职，过起了快乐幸福的生活。他们先是住在林学院附近的一幢别墅里，后来搬到市内，租下一套住房，面积虽小，但令人感到惬意，有干净的楼梯，清凉的客厅。最后小两口迁到乡下，自此在乡间长住。在那里，他们的儿子阿尔卡季出生了。夫妻生活温馨而宁静，形影相随，一起弹钢琴，一起唱歌。女主人种花饲禽，男主人从事农务或打猎消遣，阿尔卡季则在温馨而宁静的气氛中成长。十年光阴一眨眼飘忽而去，一

八四七年基尔萨诺夫的妻子去世，他受不了这样的打击，几个星期后平添不少白发，于是打算出国——哪怕散个心也好！……但是继之而来的是一八四八年，这能有什么办法呢？只得返回乡间。他很长一个时期无所事事，闲得无聊之余，关心起了农业。五五年，他领儿子去上学，随后接连三个冬天都在彼得堡陪伴儿子而不去任何地方，并且尽最大可能地跟阿尔卡季的年轻同学接近。最后一个冬天他没能去成，因此我们在一八五九年五月才见到他，他正在等候和他一样获得学士学位的儿子归来。其时他身子已经发福，头发已经霜白，腰干也有点儿佝偻了，显得有些苍老。

仆人也许可是出于礼貌，或是不想在老爷跟前惹眼，走进门洞自顾抽他的烟管去了。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低着头，在看那几级破旧的台阶。台阶上一只圆鼓鼓的花斑雏鸡迈着嫩黄爪子神气十足地来回踱步，而在台阶的扶手上，蜷缩着的一只脏猫正对它虎视眈眈。阳光灼人。从马车店的半暗过道里飘来新烤的燕麦面包香味。我们的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想得入了神，“儿子……学士……阿尔卡季”一直在头脑里回旋。他企图想点儿别的什么事情，但思念之情硬是萦绕不散。他不由想起了亡妻……“可惜没能等到这一天！”他哀伤地自言自语……一只肥胖的瓦灰色鸽子飞到大道上，又匆匆地走到水井旁的洼塘里喝水。正当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目不转睛地看它那一会儿，耳里听到了驶近

的车轮声音……

仆人钻出门洞向老爷禀报：“一定是少爷来了。”

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立即站起来朝那大道望去。大道上出现了一辆由三匹驿站马拉的四轮马车，而在马车的窗口，能看见大学生制帽的帽圈和他亲爱的儿子的熟悉脸庞……

“阿尔卡季！阿尔卡季！”基尔萨诺夫兴奋地高叫着，舞动双手，急忙向前奔去……不一会儿他的嘴唇便已贴在蒙满尘埃的、晒得黑黝黝的年轻学士的脸颊上了。



“让我先拍去身上的尘土吧，爸爸……”阿尔卡季一面快乐地回抱他父亲，一面高兴地说。由于旅途劳累，声音不免带点儿哑，但依然像年轻人说话那样响亮。

“没关系，”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带着慈祥的笑容回答，并用手拍去儿子制服上衣和他自己大衣上的灰土。“让我好好瞧瞧，好好瞧瞧，”他挪到一边端详着儿子说，马上又急步向马车店走去，口里催促道：

“把马牵到这儿来，把马牵到这儿来，快！”

似乎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比他儿子更加激动，他像慌了神一样不知所措。阿尔卡季赶紧止住了他：

“爸爸，先让我向你介绍我的好朋友巴扎罗夫，就是在信中常提到的那位。他竟肯赏脸，同意来我们家作客。”

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赶紧回过身，快步朝车子走去，走近刚从马车上下来，穿件带穗子宽大长袍的高个子客人，紧紧握住对方迟迟才伸出的晒红了的手说：

“我发自内心地高兴和感谢您的光临，我希望……敢问您的大名和父名？……”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有点结结巴巴。

“叶夫根尼·瓦西里伊奇。”巴扎罗夫不慌不忙地回答，神态自然，随又翻下外套领子，为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显露他的整个儿脸膛。那是张瘦长的脸儿，前额宽阔，鼻子上平下尖，一双绿莹莹的大眼，淡茶色的连鬓胡子和平静的微笑莫不显露出他的自信和聪慧。

“亲爱的叶夫根尼·瓦西里伊奇，希望您在寒舍不至于感到寂寞。”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继续往下说道。

巴扎罗夫抬抬帽子，而嘴唇是只动了一下，没有任何回答。他长有一头深黄色的浓密头发，但仍掩藏不了他那突起的圆圆的额头。

“这么说，阿尔卡季，”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转头问他的儿子，“是现在就吩咐套车呢，还是先让你们休息会儿？”

“回家休息吧，亲爱的爸爸，吩咐套车吧。”阿尔卡季回答道。

“这就去办，这就去办，”父亲连忙说。“喂，彼得，你听到了吗？去安排吧，要快，老弟。”

受过新法教育的仆人并不急着走上前去吻少爷的手，只是在远处打了一躬，便消失在大门里了。

“这儿有我的轻便马车，不过，也为你的四轮马车备下了三匹马，”尼古拉详详尽尽地解说。那个时候阿尔卡季正

就着马车店女当家提来的铁壶喝水，而巴扎罗夫点燃了他的烟斗，向卸辕的车夫那里走去。“不过，轻便马车上只两个坐位，少爷，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排你的朋友。”

“让他坐四轮马车好了，”阿尔卡季低声打断他的话头。“不必跟他客套。他是个极好的人，非常朴实，以后你会知道的。”

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的赶车人把马牵过来了。

“喂，大胡子，往这边来！”巴扎罗夫对赶车人说。

“听见了吧，米秋哈，”另一个把手操在羊皮大袄后插口里的赶车人说，“老爷是怎么叫你来着？不假，你真是个大胡子。”

米秋哈只是挥动一下他的帽子算作答礼，随即从汗津津的辕马嘴里取下马嚼子。

“快点儿，快点儿，伙计，帮个忙，”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大声发话，“少不了你们的酒喝！”

没几分钟便套好了车，父子俩坐进了轻便马车，彼得也跟着车台架，巴扎罗夫刚上了四轮车，就把头舒舒服服地靠到皮枕上，两辆马车开始辘辘地驶去了。

三

“好呀，你终于当上学士，学成归来了，真有你的，小子。”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一会儿拍拍阿尔卡季的肩膀、一会儿拍拍阿尔卡季的膝盖，说，“总算等到这一天了。”

“伯伯怎样？身体好吗？”阿尔卡季虽然满心愉悦，像孩子那么高兴，但他还是想转换话题以平息内心的激动，谈点儿日常的事。

“他身体好好的。本打算和我一起来接你，不知怎么后来却改了主意。”

“你等多久了？”阿尔卡季问。

“大约等了五个小时。”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答道。

“啊，多好的爸爸！”

阿尔卡季转脸在他父来的面颊上来了个响亮的亲吻。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笑了。

“我为你备下了一匹很出色的马！过一会儿你就能看到，你房间的墙也被我请水泥匠重新裱糊过了。”他一一地

说。

“另有空房间用来招待巴扎罗夫吗？”

“也可以为他作出安排的。这不是一个问题，你尽管放心好了。”

“爸，你要多多关照他。我甚至难于表达我多么看重我们之间那浓厚的友情。”

“你们认识多久了？”

“没太久。”

“难怪去年冬天我在彼得堡时没见过你的朋友。他读什么专业？”

“主要研究自然科学。他几乎什么都懂，他明年还打算考医生执照哩。”

“哦，他原来是读医学系的。”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说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抬手指着不远处问道：“彼得，那边赶车的是我们农场的吗？”

彼得顺老爷所指的方向看去，见有几辆小车，由卸了口锁的马拉着，轻快地走在乡间狭路上，每辆车上都坐有一、两个农民，一律敞着羊皮大袄。

“是的，老爷，”彼得答道。

“他们这是去哪儿？进城吗？”

“乍看像是进城。去酒馆呗！”他轻蔑地添上了一句，说罢把身子往前探了一探，仿佛想要指给赶车人看。赶车的是个老实人，对新人新事根本不感兴趣，只是端坐着不动。

“今年农民给我添了不少麻烦，”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对儿子说，“不肯交租，简直拿他们没办法！”

“那么，雇工呢？爸爸你对他们还满意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好像是不愿说这话。“但本地人在促使他们干坏事，把农具也弄坏了。不过，地耕得倒还不错，舍得花力气。是呀，好事往往多磨。怎么，你现在对农事感兴趣？”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有点惊讶。

“可惜咱们家没有一块阴凉的地方，”阿尔卡季没有直接回答父亲的询问，换了个别的话题。

“我给朝北敞廊加上了个很大的遮阳篷，”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得意地说，“现在用餐也可以在户外了。”

“这么一来，不就像别墅了吗？……不过，那也好。这儿的空气新鲜极了！我觉得世界上哪儿的空气也不如咱这儿的洁净！就说这天空……”

阿尔卡季说到一半突然收住话头，朝后瞧了瞧，默默地不再作声了。

“当然啦，你是在这儿出生的，觉得一草一木都……”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回答道。

“才不是呢，爸爸，不论出生在哪里，反正都一样。”

“不过……”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刚想反驳。

“不，反正都一样。”

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从旁边看了儿子一眼，默默地走了半俄里，才又说：

“我不记得是否在给你的信上提到过，你以前的保姆叶戈罗芙娜已经去世了。”

“是真的吗？可怜的老人！我真不愿意她离开我们，普罗科菲伊奇是不是还活着？”

“还活着，一点儿也没变，还是那么喜欢唠叨。总的说来，在玛丽伊诺村你看不出有多大的变化。”

“管家还是原来的吗？”

“要说有变化的话，就是管家换了人。我决计不留用已获自由了的家仆，至少不再让他们担当重要职务。（这时阿尔卡季以目暗示：彼得在跟前坐着哩。）Il est Libre, en effet,” 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转而压低嗓门，“但他只是当个跟班听差。现在我的总管是个市民，看来人还算正派，我给他开二百五十卢布的年薪。另外，”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说到这儿用手拨弄额头和眉毛，像他每当踌躇不决时做的那样，“刚才我说，在玛丽伊诺你会看出有什么变化，……其实也不尽然。我认为有责任提前告诉你，虽然……”

他突然停住了，过了一会儿改用法语说道：

“严厉的道学家也许会指责我的坦率并且不合时宜。但，从一方面说，这事要想隐瞒也隐瞒不了；从另外方面，你也知道，在父亲对待儿子的态度上有我自己的原则。当然，你可以责备我，在我这样的岁数……总而言之，这个……这个姑娘，关于她的事你大概已听说了……”

“是费多西娅吗？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阿尔卡季满不

在乎地问。

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的脸一下子红了。

“别这么大声提她的名字……是的……她眼下住在我那儿，是我让她搬来住的……给她安排了两个小间。不过，我想这事可以改得过来。”

“为何改呢，爸爸？”

“你的朋友来我们家作客……不方便……”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不自在地说道

“你说巴扎罗夫吗？完全不用担心，他没有那种世俗的偏见。”

“当然，毫无疑问你有住的地方，但是给客人住的小厢房太简陋了。”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说。

“怎么说这样的话，爸爸？”阿尔卡季忙拦住他的话头，“你倒是像赔不是了，这多不好！”

“我当然觉得惭愧。”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的脸越变越红。

“得啦，爸爸，求你别再多说啦！”阿尔卡季笑着亲切地安慰父亲。“有什么好赔不是的！”他暗自想。在他心中陡地升起了一股对和蔼而软弱的父亲的柔情，而在这怜悯般的柔情中，掺杂着某种私下的自负感。“别再多说啦，”他重复了一遍。他为自己有这样的开明态度而暗自得意。

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还在抚摸额头，这时从指缝间偷偷地看了儿子一眼，蓦地心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……但

他立刻责备起自己来。“从这儿开始，便是我们的田地了。”经过很长时间的沉默，他又开口说话。

“看那前面，是不是我们家的林子？”阿尔卡季问。

“是的，是我们家的，但是卖出去了，今年要来砍伐。”

“为什么卖掉它？”阿尔卡季好奇地问道

“缺钱用。再说，这块地就快要分给农民了。”

“就是那些不给你交租的农民吗？”

“交不交由他自己，不过，他们早晚会交的。”

“砍掉那片林子真可惜，”阿尔卡季边说，边环顾周围的景物。

他们走过的地段并不美丽，平原接着平原，起伏绵亘直到天边，偶尔点缀着些小树林和长有稀稀拉拉的、低矮的灌木丛的曲折沟壑，就好像叶卡捷琳娜时代老地图册上描绘的一样。小河和塌落的河岸；小不点儿的池塘和它失修良久的闸门，小小的村落和低矮的、屋面半破的农舍；倾斜的磨坊和荆条篱笆墙；磨坊旁空空的谷仓和那咧开嘴似的大门；泥灰剥落的教堂；荒凉的坟场以及东倒西歪的木制十字架；这一切都让阿尔卡季看了心里忍不住地难受。而又仿佛是故意似的，他遇见的农民身上一概穿着破衣烂衫，胯下是那可怜巴巴的弩马，连路旁的爆竹柳也都缺枝少叶，没有了树皮，就像蓬头垢面的乞丐。而那些瘦弱不堪的、全身肮脏的、饿坏了的母牛贪婪地啃着沟边刚冒出来的草尖，模样儿如同刚从可怕的魔爪之下挣扎出来，在美好的春天

里这些疲惫的牲口显得格格外可怜，使人重又想起寂寥而漫长的冬日和漫天风雪……“不，”阿尔卡季想，“这是个穷地方，人不勤快，日子又不宽松，不能，不能再这样下去，必须进行改革……但怎么个改法，又从哪改起呢？……”

阿尔卡季一路沉思默想……但在他沉思的当儿，春天却在展示自己的绰约轻姿。周围的一切——树啦，灌木丛啦，青草啦，——看上去都是绿莹莹的，沐浴在和煦的春风里，都在轻轻地摇荡，轻柔地呼吸。到处都播撒着云雀的歌声。凤头麦鸡忽而在贴近草原的低空盘旋呼叫，忽又默默涉足于沼地草墩。徘徊在春小麦地里的白嘴鸦使一片翠绿平添了几颗优雅的黑痣，然而，它们旋又钻进了开始变白的裸麦田，偶尔在雾霭般的麦浪中露出它们的小脑袋一副可爱的模样。阿尔卡季看啊，望啊，感到懒洋洋的暖流淌过心胸，把他那思绪湮没了。他脱去大衣，高兴地，像天真无邪的孩子那样看他的父亲走过去……于是父亲又拥抱了他。

“就快到了，”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说道，“只要登上土岗，便能看见我们的房子了。我们可以在一起舒舒服服地过日子，阿尔卡季，也可以帮我照料农事，如果你不怕麻烦的话。现在我们应该贴得更近，彼此了解得更深，你说不是吗？”

“当然啦，”阿尔卡季回答。“今儿天气真好！”

“是为了迎接你的到来嘛，亲爱的儿子。是啊，现在正